

# 〈豺狼與羊牯〉

作者: 白牙疤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# 〈豺狼與羊牯〉

躺在被窩裏的晉饑反覆看着屏幕裏的兩張照片，怔怔出神。

晉饑關上手機，在被窩裏輾轉一晌，又瞥一瞥屏幕，他很迷惘，他的心意在兩女間遊移。

晉饑望着天花板，撫着內心的天秤，晉饑的心又復掙扎，一是學生會裏的Bonnie，一是自己的密友Sophia，兩女各有利弊，這叫晉饑該如何自處？

晉饑的掌心兀自在胸臆盤桓，嘴上不自覺地喃喃道：「Bonnie是我學生會內的莊員長得標緻為甚麼我會喜歡她呢？為甚麼為甚麼？」

「因為她秀麗的容貌和姣好的身材？不會！我決不會這般膚淺！」晉饑否認內心深處的想法。

「我喜歡Bonnie定是因為她的涵養，我覺得她做事態度認真，我交帶其他莊員做的事，祇有她能將之完成！我喜歡她的責任感。」晉饑繼續想。

這樣的解釋甚是牽強，晉饑甚至連自己也不能說服，他不敢繼續往這處想，便將念頭挪至Sophia身上：「Sophia是我讀副學士時的同學，她長着一張方臉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唇往臉的中心攢簇，雖不能算是醜陋，卻也叫人看得不舒服。若能選擇，我的初戀最好是五官精緻、活潑可愛的女性。」

晉饑望着天花上的燈膽，繼續喃喃地說：「起初我沒有留意Sophia，後來我升了大學，又在我的小組裏遇到她她很隨和，性格也甚佳但比之Bonnie」

念及此處，晉饑又再苦惱起來，無論品貌，Bonnie都是晉饑的首選，唯Bonnie的一顆芳心早已放在學長身上了，這是Bonnie親口告訴晉饑的：晉饑認識那位師兄，Bonnie欲以晉饑作橋樑，連繫她與他

理性的記憶逐漸浮現，晉饑暗忖道：「Bonnie的心永遠不可能屬於我，況且她的追求者眾多，即便她放棄心中那位師兄，也總輪不到我，與其白白浪費光陰，倒不如追求較易得手的Sophia。我是大學生，總得有女朋友。」晉饑的心逐漸澄明。

聖誕節，晉饑在往黃大仙站的路途上，Sophia答允他的邀約，但Sophia家裏管教甚嚴，她母親怕她遇人不淑，故限制Sophia必須在十二點前回家。Sophia住在黃大仙附近，晉饑為遷就她，將地點決定在她家附近。

手機遽然作響，晉饑一看，略為繃緊，果然是Sophia，Sophia說：「我這邊的朋友聚會提早結束了，我可以早點來。」晉饑喜道：「那太好了，我經已出門！」Sophia愣了愣，道：「我們約了六點，你怎的這麼早？」晉饑清楚Sophia是傳統的女生，不喜歡輕薄的無賴，於是莊重地說：「準時是美德嘛。」Sophia笑了，心裏甚是感激，說道：「那你等我一會，我盡快到。」

掛上電話，晉饑不住訕笑，想必他也被自己的謊言惹笑了。

晉饑望着車窗外緩緩倒退的風景，夜色漸沉。晉饑斗然若有所悟，又打給Sophia，說道：「既然時間充裕了，不如我們去沙田看燈飾罷。」Sophia首肯，晉饑竊喜，暗自思量道：「太好了，沙田的燈飾比較浪漫，在那邊或更易得手。」

晉饑佇立在沙田站外，眼睛在人群中掃描，尋找那熟悉的面孔。很快晉饑的目光便落在一處。Sophia偏矮，容易被洶湧的人潮淹沒，但晉饑認得她的那縷啡髮。那縷啡髮飄至人潮的邊沿，Sophia從人群中竄出，對晉饑招手。

晉饑對她上下打量，Sophia穿着一身牛仔連身裙，揹着啡色皮革袋，晉饑比她年長兩年，二人並肩而行，倒像女長男少。晉饑心生厭惡，暗想：「她的穿搭真老成，若她當了我的女友，倒要好好暗示她。」晉饑更喜歡妖冶的女生，像Bonnie一樣的妖冶的女生。

Sophia與晉饑在沙田商場的人群中穿梭，晉饑斜眼睄了睄Sophia，Sophia的外貌雖則不標緻，但畢竟是佔據晉饑半顆心的女人，晉饑走在她身旁，也不禁怦然心動。

夜色已四合，走出商場，離開喧鬧的人群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尷尬的氛圍。兩人在瘖默中前行，晉饑呼吸急促，暗暗叫苦：「糟了，這樣下去，我的脫單大計定然會落空！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！」

Sophia率先打破緘默，道：「我們現在去那裏呢？」晉饑吁了口氣，賣關子道：「待會你便知道了。」Sophia的眼眸流露出期待的精光，二人兀自並肩而行。

二人走到一條幽暗的小路，左面是婚姻登記處，闌珊的路燈把微弱的光芒映在磚紅的瓦塊上，右面是個燈火通亮的廣場，廣場中央屹立着一隻奧運吉祥物，廣場與小徑間隔了一排樹，樹影阻隔了眩目的白光，為小徑添了幾分曖昧。二人在小徑緩步前行，這條小徑頗為僻靜，一路走來，祇有寥寥幾個路人。晉饑心下竊喜，尋思道：「幸好這裏人流疏落，一會我們不用擠在人堆裏，天助我也，今天又適逢聖誕佳節，浪漫的氛圍定能助我一臂之力，讓我拿下眼前這女觀音娘娘保佑，我平素虔誠地供奉你，你定要保佑我大學生不能沒女朋友」

二人走到小徑盡頭，道路逐漸變得開揚，成了廣袤的平地。左旁是個花槽，草叢裏屹立着個鐵雕：一雙手掣着地球，彷彿在表達，人能主宰世界。鐵雕的右手鍍上了一層粉霞，原來是遠處燈飾光芒。粉紅色的燈飾像顆明光的星，往樹影中滲透出光輝。

「嘩，好漂亮，我們快過去罷！」Sophia雀躍地叫道。

環目四盼，首先映進眼簾的是條拱門形的隧道，粉紅的小光點被電線拴成一條條，像楊柳似的。蛛網般的電線將點點弱光分散，形成一片粉色的星海。拱門的兩側放置了盆栽，是聖誕的紅花。拱橋隧道旁邊是片水池，水池上站着幾顆球狀的燈飾，有紅的、藍的、紫的，那些燈球被薄紗覆蓋，薄紗的表面佈滿點點亮光。燈球被鐵管支撐着，水上映着燈球的倒影。

看到璀璨的燈飾，Sophia不禁失聲叫道：「好漂亮啊！」Sophia是個容易滿足的女人，即便是這些廉價的燈飾，也足以使她樂上一陣子。

夜色沉沉，粉霞映在Sophia的臉頰、雙眸。晉饑瞟了瞟身旁的Sophia，心道：「不太漂亮。」念頭甫浮腦海，晉饑便將之抑壓：「別這樣想這女心地善良、善解人意」

晉饑再度端詳她方正的面龐，「不漂亮。」他想。

「大學生總得有女朋友，不然會被朋友嘲笑。」他又想。

兩人在隧道踟躕，旁邊有對情侶男的背倚拱門，與伴侶接腦，Sophia看在眼裏，略羞，轉過頭來不看。晉饑瞧見了Sophia的小動作，心想：「對了！就是這樣，讓氣氛繼續醞釀！」

二人繼續在隧道裏踱步，Sophia沒正眼看晉饑，她覺得現在的氣氛有點微妙，她不確定和晉饑的關係，她媽教她要有矜持。

轉瞬間二人走到隧道的末端，隧道被水池包圍，隧道末端離平地還有一段距離，水上堆砌着大小不一的坂塊，坂塊由紅、黑色的瓦塊組成，經過歲月的洗禮，紅色的磚淡了，黑色的磚也淡了。坂塊順着大小排列，流水像阡陌般切斷了坂塊。

夜幕模糊了視線，晉饑思索道：「機會來了，Sophia近視，或許看不清楚前方的水坑，此時我可趁機捉着她的手，順便試探我們的關係。」說罷，晉饑試探性地把手貼近Sophia的手，祇覺指尖傳來微溫。Sophia大駭，知是晉饑，不自覺地握緊拳頭。晉基暗叫不好，心裏驚道：「糟糕，她握拳是甚麼意思？這樣下去會失敗！看來今日不宜表白！」二人不作聲，默默前行。Sophia的臉現杌隉之色，晉饑亦心下惴惴。

拐個彎來，是片草坪，那塊草坪被欄杆圍繞，草坪上放滿了小圓燈，圓燈約莫拳頭的大小，由幼細的支架支撐。小圓燈儼若蒲公英，有粉紅的、也有粉綠的。驟眼看，彷彿一片花海。

草坪旁邊是條平坦而筆直的道路，左旁是昔才絢爛的花海，右旁街燈疏落，立着的是充滿古典氣息的路燈，泛黃的光暈包裹住油燈狀的路燈，為一旁的花草、樹木，鍍上了一層金箔。右方的遠處是剛剛那婚姻登記所，沙田公園的燈飾是個環形的佈置。

兩人在筆直的路上轉悠，Sophia走的位置靠近花叢。隔着城門河，沙田公園對岸是民居，縱目遠看，除了能望見跟前的一片燈海，還能飽覽對岸的萬家燈火，對岸的樓房高低不齊，窗戶透出柔和的黃光，房子的底部是樹和街燈，火光般的燈光綢繆在樹蔭中，像螢火蟲。Sophia冉冉前行，細細欣賞眼前的景色。

晉饑走在Sophia身旁，跟着Sophia的步伐前行，心下卻異常焦急。晉饑偷睨Sophia的背影，暗道：「真糟糕，她怎麼不說話，氣氛真尷尬，這樣下去，成功的機會越發渺茫，我想要女朋友」浪漫的氛圍為他添上了幾分不理性。

那條筆直的道路不過是條百米長的小路，晉饑走了一半，已像跑了五十里的馬拉松，時間像渡過了五百年。或許晉饑不習慣走筆直的大路，他能從副學士考上大學，也是靠朋友帶挈的。曠下的路程，晉饑心裏反覆碎念：「她怎麼不說話，很尷尬，很尷尬」

好不容易走畢全程，二人又回到婚姻登記處與拱門隧道間的那塊空地。那塊空地頗為寬敞，平均地植了四棵樹，離拱門最遠的，有兩棵樹，左面的旁邊是燈柱，夕陽般的弱光從燈柱滲出，勉強為路人提供視野。右面的樹旁邊是長櫬，長櫬後是欄杆，欄杆圍着草叢，草叢間又是一棵樹，那棵樹的樹蔭遮蔽了本已微弱的燈光，使這裏的環境更曖昧。

「我們先坐下罷。」晉饑指着那邊的長椅提議道。

「嗯。」Sophia點頭，同意晉饑的提議，二人徑往長櫬走。

坐在長凳上，晉饑心念電轉，想道：「現在要表白麼？剛才她甩了我的手但今天是聖誕節，在這樣的氛圍下表白更易成功但我又怕失敗」晉饑再斜眼瞟了Sophia兩眼，「我想要女朋友」晉饑從斜揹袋中掏出包裹，捧着送給Sophia，道：「這是給你的聖誕禮物。」

Sophia端詳手上的小禮物，這份禮物被花紙包裹住，若莫水杯大小。Sophia心裏感激，沒想到晉饑會給她驚喜。Sophia小心翼翼地撕開花紙，她知道這是晉饑的心意，雖然她不確定她與晉饑的關係，但她珍惜晉饑的心意。

剝開花紙，裏面裝着一隻粉藍色的熊熊布偶，Sophia驚喜地叫道：「你怎知我喜歡這隻熊熊？」晉饑心裏冷笑道：「嘿，要追求你，當然要做資料蒐集。」嘴上卻說：「不知道啊，我也是猜你會喜歡，那你喜歡這隻熊熊嗎？」晉饑心裏繼續想道：「從昔才的反應便能推測你很喜歡這份禮物，但我要你親口承認！」Sophia靦腆地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喜歡啊，謝謝你。」晉饑算計道：「她的反應正面，看來現在適宜表白！」說着，晉饑試探道：「那你知道我接下來會說甚麼罷。」

「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？」Sophia心裏萬鹿奔騰。「按照現在的套路，他應該是想表白，但若我會錯意，那豈不是很尷尬？」

Sophia試探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想講的，是否我所想的。」說着，Sophia向晉饑投了個疑惑的眼神，彷彿在等待晉饑將迷團揭曉。晉饑囁嚅道：「其實我我喜歡你我我們可以一起嗎？」

Sophia沉吟了，空氣突然靜謐，彷彿凝固了，似是獵食者出現時，小魚逃竄後的海洋。「糟糕！糟糕！糟糕！這樣下去，她定會拒絕我！先讓她沉殿沉殿。」於是急忙提議說：「不如我們再逛一圈，回來再決定罷。」Sophia正自躊躇，覺得晉饑的提議未嘗不可，便依了他。

二人並肩而行，往拱門隧道走，隧道裏的燈飾依舊璀璨，粉紅的燈泡在閃爍，祇是人多了分迷茫。Sophia走到剛才那對情侶親熱之處，憶昔那二人親熱的光景，臉上不禁一熱，浪漫的氛圍為她添上了幾分不理性。她悄悄轉過頭來，瞅了晉饑一眼，正好晉饑也在睨着她，二人目光短接，隨即轉過頭來。

拱門隧道的盡頭是那被流水割斷的碎瓦，Sophia望清楚水坑的位置，謹慎地踏在磚塊上，心裏恍然：「原來阿饑捉住我的手，是為了保護我」念及此處，不由得對晉饑添了幾分好感，浪漫的氛圍又再為她添上了幾分不理性。晉饑踏在磚塊上，也想起二人先前互動的情景，心下略為緊張，心裏怦怦亂跳。

拐過彎來，二人又回到那筆直的道路，Sophia望着眼底下又粉又綠的小燈球，心下惘然：過往的互動與周遭的節日氣氛使得二人情愫漸生，但Sophia家教甚嚴，上次與朋友到旺角逛街，已被母親狠狠地訓斥一頓，更何況是交往呢？Sophia很惆悵，倘若眼前的不是小球燈，而是花海，Sophia定會將花瓣逐片扯下，尋找這兩難的答案。

二人一路上一語不發，晉饑雖感到尷尬，卻也釋然，放眼前路，倒不像先前般遠。路上晉基偶爾看看Sophia，雖仍覺得不漂亮，但卻比先前順眼。

回到婚姻登記處與拱門隧道間的長凳，二人坐了下來。Sophia依舊沉默，空氣仍然膠着，她的緘默使晉饑焦急。於是晉饑率先打破沉寂的空氣，訴說回憶道：「我們

初次見面是在副學士的迎新活動，那時我們被分成一組，當時我對你的印象不深，祇覺得你是個很安靜的女生」Sophia兀自沉吟，晉饑邊說邊觀察Sophia的神色，暗道：「面上沒異樣，看來我的說話湊效。」晉饑繼續道：「到了大學的迎新營，我才初次留意妳，那時我在想，那不是我的舊同學嗎？」

晉饑頓了頓，繼續說：「那時候妳走到我跟前，跟我說：『真巧合，你也在這讀書？』自此我們的話匣便被打開了。」Sophia被晉饑的說話牽動回憶，思緒跟隨晉饑的說話流淌，心裏稍稍動容。

晉饑繼續柔聲說：「後來我們漸漸熟絡起來，我們一起聚餐、一起上課、一起參加活動、一起做功課，經歷多了、認識久了、相處久了，我開始察覺妳的優點、你的好」晉饑又頓了一頓，以款款的眼神看着Sophia，繼續說：「我覺得跟妳相處很舒服，我覺得妳很憨直、很溫柔、很好很好，有時還傻呼呼的」晉饑把右手放在胸前，捂住良心，朗聲說：「我祇愛妳一個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歡妳，妳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嗎？」說到「祇愛妳一個」時，晉饑的腦海閃過Bonnie的俏臉。

Sophia入世尚淺，聽了晉饑臆造的言辭，不覺心旌搖盪，過往她一直在母親的桎梏與愛情的渴望中周旋，她在封建的家庭長大，一直不敢違背母親的強權。但現在，她面前坐着的這個男人，對她說了一堆真摯的說話，這些說話勾起了她對愛情的渴望、勾起了她潛藏在心底的叛逆，她決定敞開心扉

「其實也不是不行」Sophia嚶嚶地說。

晉饑大喜，但他仍不敢冒進，他知道Sophia是保守的女生。晉饑的手沿着椅背，悄悄伸到Sophia左肘，試探性地摟住Sophia。Sophia不加抗拒，順着晉饑的手，靠在晉饑肩上。

晉饑曾在戀愛經驗豐富的友人身上學到求愛的步驟，他知道這時可更進一步了。此時Sophia正倚偎在晉饑的肩膀，晉饑輕輕地在Sophia的額上辣下一脔。Sophia感到額上的皮膚傳來柔軟而溫暖的觸感，臉上一熱，她想體驗愛情的感覺，她伸手抱住晉饑的頸項，以柔唇回脔，兩片嘴唇相接，二人都感受到對方的溫暖

少頃，激情稍退，二人兀自坐在長櫈上，Sophia又倚在晉饑的肩膀。Sophia剖白說：「其實剛剛你捉我手時，我很害怕。」晉饑抱着她，輕撫她的手臂，平靜地問道：「為甚麼呢？」Sophia答道：「我很害怕進取的男生，先前有個男生追求我，約我去看電影，又送禮物給我，但我拒絕了他。」晉饑心下暗暗自豪，想道：「看來我的條件與求偶技巧都較之高明！」Sophia的說話很能滿足晉饑的虛榮，於是晉饑繼續追問：「怎麼不接受他呢？他不好嗎？」Sophia說：「不是不好，祇是一切來得太過突然，我害怕突如其來的愛情，我怕突如其來地失去！」晉饑略感沒趣，便提議道：「我們到城門河那邊走走罷！」

兩人在城門河的拱橋上漫步，橋的兩側是白色的雕欄，橋的上方掛著比拱門隧道更艷麗的燈飾，有黃的、粉的、紫的。點點亮光間穿插了雪花霓虹燈，河上的水影蕩漾着橋的倒影。

看到如斯美景，即便是工於心計的晉饑，亦難掩雀躍之情。

「我們來自拍罷。」晉饑說。

兩人頭貼着頭，拍了張合照。

正把手機放回袋中，手機倏然一響。晉饑查看浮在螢幕上的訊息，竟是Bonnie！  
Bonnie說：「阿饑，我失戀了。」